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五回 風月子花園解圍 青樓女金橋贈燕

詞曰：慢說勇難當，將軍楚霸王，拔山曾舉鼎，八千子弟強。只因一著錯，遭韓信九里山埋伏，十面動刀槍，殺得霸王無出路，自刎在烏江。正是鈍鐵錘石易碎，利刀劈水難分。〈原作「鈍鐵垂石水易碎利刀劈難分」，據文義改〉軟弱終無後患，剛強難免災侵。

這首開詞按下。

話言侯府家人領了大爺之命，一個個忙取弓箭在手。呂相公道：「列位大叔不須如此。想這漢子闖入園來，必有緣故，須要問他個明白，那時拿他送官處治，問他為何無故傷人。不然，倘射死了，豈不要抵命？」莫六頭與黃子方道：「這廝無禮，自應當射。兄〔何〕必管他！」呂相公道：「二位兄言差矣！擅用弓箭傷人，如私藏兵器一般，與造反一例。故雖侯兄令尊職列總兵，也不能倚官行勢。倘將此人射死，罪將誰歸？凡事三思而行，再思可矣！」侯家家人也有打傷的，也有沒傷的，人人奮勇，個個當先，總要來射這萬傲。呂昆見勢頭不好，心下暗想道：「今日被黃子方等這幾個〔狗〕才哄來此地，少停弄出禍來豈不是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！只便如何是好？」呂昆為人，最是膽小，便向侯韜道：「吩咐尊督不必出去動手，待小弟親自問那人個明白。書云：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。倘若果是兇暴，斯人定難寬恕！」侯韜道：「小弟與兄一同前去。」呂昆道：「不須勞動大駕，待小弟一人，自有道理。」侯韜是個火鬼，呂昆怕他出去多事，故爾不讓他去。

呂相公離了百花廳出來，那黃、李、莫三人暗笑道：「呂昆這癆病鬼，此去湊那狗頭滾熱的釘心，卻也當不起那人一抓。所謂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我們不要管他閒事！」侯韜將人們總叫在裡面不講。

再言呂昆移步出來，將到牡丹亭跟前，見這英雄劈面趕來，呂相公這裡擊拳拱手道：「壯士請了！」英雄見對面這人拱手答話，再看呂昆風流儒雅，並不是個壞人，只得也就站定下來，道：「相公請了！敢問尊姓大名？相公把自己名姓道過一遍，說：『請教壯士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』萬傲道：「在下姓萬名傲，小字飛雄，乃係北京順天府宛平縣人。是在下有個胞兄，離家日久；因在貴郡跟隨官長，連年音信全無，在下與嫂嫂放心不下，前來尋訪兄長。到貴處耽閣兩月有餘，盤費用得乾乾淨淨。欲要回家，奈盤費無出。要將腰間這口利刀賣幾兩銀子，以作路費，歸家見俺嫂嫂才好。因從此路過，見這花園門開在此間，故爾進來散散閒。不想這乾狗男女開口就罵，動手就打，故此趕上他們，要與他們評理。」相公道：「壯士不必動氣，看小弟面上。」又道：「君子有容人之量。況是一班小人，可以恕他無知。」萬傲聽得此言，沉吟暗想道：「此人言語宛轉，儀貌端方，後來定為皇家貴客。」連連向呂相公道：「既是相公說了，看相公金面，饒他這乾狗頭，便宜他們了！」言畢就走。

呂相公喚道：「壯士去之何速？」英雄只得轉身站住，道：「相公還有何言？」呂相公〔道〕：「適才聽得壯士欲賣腰間之刀，我想這刀，壯士伴身之物，不可輕易賣了。弟看壯士彪軀凜凜，志氣昂昂，後來當有好處。自古說：好漢不妨守困，英雄那怕出身低。無時守身待運。今日與壯士萍水相逢，應當請到舍一飯，奈此刻留我用宴，抽身不能；欲要奉請裡面坐，恐有不便。有屈〔屈〕壯士在此等候片時，小弟少停即至。」言畢就走。英雄見他轉身，暗暗的道：「好朋友！好朋友！不知回來有甚話說。只得在此等他。」

不言萬傲。再講呂昆來至百花廳，將萬傲的話細細言了一遍，慾望侯韜代他生色。誰知眾人並不理會。柳姑娘聽得，心下動了一番慷慨之意，取出兩個銀錠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煩呂相公送與他人，叫他早些去罷！」呂昆道：「當得領命！」莫六頭見呂昆說了，柳姑娘就出銀送與那人，連慌道：「你姑娘到是個大老官！辛苦撰錢樂處用，留在身邊買些東西吃吃也好。」柳姑娘道：「莫相公此言差矣！常言道：緩急相濟，人〔人〕所時有。想他也是個中途落難，獨聞，積德何須人見，陰功自有天知。」呂相公道：「此言不謬！」忙忙取了銀錠出來，望萬傲道：「這是我們敝地鳳樂院中柳雲姑姑娘送壯士的。」自己一錠，道：「這是小弟菲薄之敬，送與壯士途中作一餐之費，休得棄嫌。」萬傲道：「在下與相公一面之交，何敢受此！」再三不肯收。呂昆道：「壯士何出此言！」正是：

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萬傲只得收了：「多謝相公！再煩相公傳言柳姑娘，只說萬傲不得面謝，只好後來補報便了。」言畢，叩了個頭，轉身而去。

呂相公依然來至百花廳。黃、李、莫三人道：「那狗頭去了麼？」呂昆道：「是。小弟幾句言語，打發他去了。」侯韜道：「便宜只狗頭了！」又命人取暖酒來，大家飲酒談心不題。

再說那柳姑娘從袖中取出一柄扇兒，〔上〕面畫著個墨筆美人。侯韜接來一看，道：「可惜沒有題詠！趁呂相公的大才在此，何不托他一揮？」柳姑娘：「我們煙花之輩，出身卑賤。呂相公乃堂堂尚書公子，況且名列宮牆，那裡肯代我們這樣揮寫？豈不有污他的貴人的手！」柳姑娘口裡說著，眼睛不住的望著呂昆。他二人在席間，眉目傳情，兩心眷戀。彼此皆是慕名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呂相公方才因柳姑娘這兩句話說不重意，本待不便周旋。因侯韜在坐，不好意思，只得要替他寫。命人取過筆、硯，〔一〕揮而就，詩曰：

束髮香雲挽髻邊，弓鞋綾襪步金蓮。

慢道世人渾不識，蓬萊瑤島女中仙。

寫畢，細細一看：寫畫不足為奇，只是上面掛的一個扇器，卻是一個玉燕兒，油光水滑，包漿透過了幾層，實在可愛。連連贊道：「玉器雖小，其情可愛！」靠在臉上擦擦聞聞，仍舊遞與柳姑娘收好。

侯韜心下甚有醋意，自覺悶悶不樂，命取酒。並不招呼一聲。連吃個幾杯，有些悶席，將身伏在桌上，隱几而臥。黃、李、莫三人見柳姑娘與呂昆兩下有心。古人云：識時務者呼為俊傑，知進退者才是高人。且喜侯韜睡去，等二人談談說說，將來姓呂的看上了柳姑娘，又道是：萬丈高樓從地起。我們到是一樁買賣。故這些人逃席的逃席，小解的小解。侯韜是睡去不題，只剩下柳姑娘與呂昆在此。呂相公生來乖巧，怕人看見不雅。雖然柳氏是個妓女，到底厚薄不同，只得也就小解起身。轉過了彎，望六秋亭來閒步。

走過六秋亭，旁邊有一座橋，名喚小金橋，裡面活水潺湲，養著許多金魚。呂相公步下橋來看魚。正看得高興，不想後面有一人，在呂相公肩上用扇子輕輕打了一下，道：「呂相公逃席麼？」呂昆回頭一看，卻是柳姑娘，連連作揖道：「小生適才席間，奈因人多，故此少敬。敢問賢卿來此何干？」柳氏道：「多蒙相公題贈粗扇，無以潤筆，特以玉燕贈君。妾身不敢作筆墨之謝，無非表意，相公休要棄嫌。」忙把玉燕解下，遞與呂昆。相公只得收於袖內，連連的道：「小生何德何能？敢榮賢卿厚贈！愧領不當。」旋將袖內金釵一支還贈卿雲，道：「小生無以為敬。此釵乃小生家藏之物，蓋因鮑家舅母欲打金釵，喜我家釵式甚好，暫借一枝，以為款樣。今家母著小生送月支與鮑舅家去，故將此釵取了一枝，順帶與舅母，好付銀匠為式。今遇賢卿相贈，敢不回達？但這〔者〕釵望卿收好，不可失落。此乃一枝雌釵，小生家藏還有一枝雄釵。日後有緣，雌雄相配，豈不成為佳話？」柳姑娘接過，謝而又謝，道：「君家若不棄嫌敗柳殘花，另日請到舍下一茶，還有要事相商。」

二人正在綢繆，忽聽得一聲喊叫道：「呂相公呢？！」呂昆一嚇，翻身跌下。正所謂：

從空弔下無情劍，斬斷人間美事情。